H.H. MU CHINESE LIBRARY

古今有好士若渴如此者否

明文奇賞卷之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會試紀錄序　宋濂

皇明設科倣古者六藝之教參以歷代遺制欲兼收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一賓興其薦于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拔其一而授之以官猶以爲未足復勅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于乙卯始復舊制其愚至渥也先是（應既詔二節）京畿遵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監察御

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陝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爲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啓于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爲主司、而以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濂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臣恂與考試事、 上召至內庭、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 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參定、使無所憾、乃進于主司、主司徧觀而後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歎、卷之已黜者、徹覆視

而致謹焉晝晝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孑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黜者僅八十人署名于榜用鼓吹導至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故昔人謂進士爲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沉有德如王旦面折廷爭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蓋不可以勝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爲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修自勗以忠貞佐　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賡於明體適用之學或無所愧不然則是錄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公之文莫刻於此篇惡其人之陋也惡其辭之艷也

八詠樓詩紀序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實昉於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刑清訟簡號稱無事既剏樓名之曰玄暢復爲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知州事以爲永明之體實本於休文而祖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寘之樓下且更玄暢爲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舂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韻紛版玄書充溢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爲一編鋟諸文梓兵燹之餘漫弗復存南峯楊尊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謝君玄範傷搜

休文真冤矣

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所作寵及於樸者靡有所遺濂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將棄之柰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慕君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而駭俗歟濂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爲禮義之邦士君子世惇書詩心存忠信往往勇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有寸善揚之唯恐不亟況休文嘗爲民上者歟古所謂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爲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迄九百載來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

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跡也此無他誠以能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與浮文艷句有識者之所不能道尚能烜著震耀之若此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勗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古詩若干首絕句若干首分爲三卷卷後各有其作素有續得者輒補入焉南峰名道可字某南峰其號也恂恂有賢行望而知爲好古之士今主領寶婺觀事觀與樓蓋聯峙云

景定諫疏序

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于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予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聞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旣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爲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爲文以

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于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理宗時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實亦以示予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實又能趨京師遍求賢薦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予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于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權時威燄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于殺身者毫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亦羞稱之

惜其著易不傳

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埜人稚子皆嗟慕以爲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爲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爲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綏寧盱眙兩縣令以終

華象新書序

華象新書者趙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

大有悟頭

之子習天官遁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眉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即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覞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徃東海上獨居十年注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傅文懿公立極畏敬之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騾從以小蒼頭徃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齋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術倦游而休洎然而化遂葬于衢之龍游鷄鳴山原有

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乆從先生游得其星曆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思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濂爲之序濂聞天官之說歷代所步必徵有弗同葢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寖精至元爲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雨曜五行後先出没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大

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參累代曆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即所定授時曆曆經曆議二書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搏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屋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戔戔與諸公脗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予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爲三百六十度

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食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内外凡圓顱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爲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燼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曆經並行無疑濂故特叙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篆韻集鈔序

昔漢許愼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旁分爲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内史鍇

若其偏傍奥窔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韻譜篆之有韵蓋自內史始宋巽嵓李燾以韵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溪戴洞之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韵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益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爔幼承先訓留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于是用韵譜爲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己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爲一

文人多此病

編以附其後共成若干卷精審而不失於粗疎嚴簡而不致於冗泛其可傳世蓋無疑者夫自宓犧命子襄為飛龍氏造為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弗設遂致訛繆失眞許氏竊患之釆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集為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字蓋蒼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微且絕邪李陽冰生於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頗以為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

更細心

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内史之後唯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畧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條為世之法程間嘗獲習其書美則美矣而重複闕逸尚多有之古籀二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間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繹之正之有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為宗今又睹爆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唯恐其不明徇鄱陽之多賢邪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爆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覩之濂故為序作者之意於篇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

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慎毋以爲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爆字彥正嘗爲嚴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爲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魴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

辯迷

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遡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爲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夫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濂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蒼頡衍而爲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邪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爲之而畧加變

此語從來天地若尊

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爲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其虛稱邪抑亦別有所本邪濂皆不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皝刑部王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隸之法授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益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援之語

蟬聯不自休李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者檇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具刻之號之曰漢隸字源李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辯訛字類及連綿字累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爲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爲十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修著爲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倣集古而爲金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焉至于洪适之出獨

於隸學是攻其述隸釋一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偹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脱此婁氏字源亦不可不作歟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彦發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 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舍季子將焉徵哉願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僭爲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爲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爲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爲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應制冬日詩序

何須更說唐虞三代我　國家有道之長實始基之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　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講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褘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旣而命大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　上屢命盡觴內官承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盃酌固辭　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　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褘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　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民瘼爲言　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于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　聖眷如此不

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爲卷而以題辭爲屬臣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爲可愛涼生殿閣爲足矜後代多譏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篇翰罔不忘於聽政羣臣賡歌復以逸豫爲戒憂勤爲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葢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箋繕謄其副尊閣於家示不可褻也

潢耳玉鉉

御賜甘露漿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　太子贊善大夫臣濂賜坐左右　上談嘉祥之應　勑中貴人取所儲膏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甕跪進　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睹已而　詔昇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旬水勢成濤　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甕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　上取杓中瀉二內侍舉冪承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　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痾而衍遐齡臣

寧等跪飲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於蘭而不艶茲
入口間神觀殊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各奠
爵於几頓首于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唐之李白召對
金鑾殿玄宗調羮以賜方策尚載之以示後世矧今
聖天子親挹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此玄
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為聲詩以彰　君之賜臣
濂伏聞　王者有悳上通于天嘉氣叶應鴻美滋播今
甘露頻降大和坱圠民物敉寧洽于大康是皆　一人
有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上德惟思
日孜孜以圖報為事

魚於孝子亦奇

皇上不自滿假錫賚羣臣霑丐天槩上昭靈貺此與黃帝出馬腦甕甘露頒賜百僚之意同誠非玄宗之所擬也盛悳所覃接肌藏髓曠世奇逢豈容喑默乃稽首再拜造詩一章以侈　上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一卷傳示萬世子孫荷天之休至于無疆云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爲二矣能

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爲尤信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神之説及親殁三年之服終猶哀慕如初喪因却酒肉弗御每旦滌豆籩具果疏爇香籲天徼冥福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滌事時盛冬氷沍有金色魚者三入汲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缶寘香几上閭里人聞之相攜來觀者充其庭皆揖信夫而揚言曰今茲大寒魚潛不見操網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得之豈非天以旌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皆文臣貴者章服嘗用之信夫子孫其有興者乎于是又皆揖

而賀信夫却立而拱曰吾子道之未盡安敢言孝苟以
爲天之賜滋不敢承乃致祭而投諸井中愈虔事天之
禮又七年而後卒既卒其鄉人吕山見之于上眞觀衣
冠偉然若神仙中人已而過問信夫則信夫死矣厥後
其子浙江鹽運使繼道以才惠顯累官太常卿吏部尚
書轉僉北平按察司事以至于今階入三品黄金横帶
爲時能臣由是其事傳于四方士大夫咸咏歌之而歎
異之嗟夫信夫以孝事親誠格于天而天以魚旌之能
養神而神全不散死而人或見之斯二者乃常理爾又
奚異乎今繼道之顯融固宜也以魚數占之顯者殆三

前半叙景更勝

人乎繼道其一矣在其子與其孫固未已也昔者卜序白華之詩不特曰美孝子而必稱美其潔白今其詩雖亡而賴有序存故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予竊取是義而具論其事以序呂君孝感之詩使觀者未見篇什而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備矣在作者之自取焉

桃花澗修禊詩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峰聳然而蔥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眞將修禊事于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

大夫厥明日旣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纍纍如貫魚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傷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溼翠間髿髿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瓊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倚聮臺磯間女蘿與陵苕軫轕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珮鳴客有

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為潭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危崿墻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為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巔遼敻幽邃宜仙人居曰蕊珠崿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從者還至石壇上各敷藉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髹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飈東來觴

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觴翰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成罸酒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奪觴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臥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算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讙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内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

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事豈或遺風尚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爲也爲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徽法舞雩之咏嘆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而無愧於孔氏之徒無愧於孔氏之徒然後無愧於七尺之軀矣可不勗哉濂既爲序其遊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它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貞字也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

先輩自誌云某初學詩一人語之云公於古文每不少讓而詩不類唐遂終身不作詩亦知過必改者矣

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膂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於清曠者其情沉而鬱業之不專者其辭蕪以龐無所授受者其制瀸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于五者之外也濂於轍

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嚮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旣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湞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确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徵之於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

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爍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臨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務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勺曲江謁韶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斟酌流泉遊石室歷觀海非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淩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

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寘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以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諉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以繆悠之資玩歲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其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

臺閣体學不成遂為紗帽体山林体學不成遂為乞兒体詩之變也如是

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亦嗜於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汪右丞詩集序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詞之或異耳濂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其見于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

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華夷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其音淳龎而雍容鏗鍧而鏜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爲必然者矣公以絕人之資博極羣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

皇上龍飛之旹杖劒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奭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敉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堂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岳雄峙而羣峰左右

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偱化隨心移亦其世之所宜也然而興王之運至音斯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竭綱綸之道贊化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關物則民彝甚大非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且將被其霑溉之澤化枯槁而爲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氓隷女婦之手彷彿有似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於燕享非公卿大夫者不足以爲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輶軒之使弗設而托之於國事者若無所用之

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爲雅頌以成一代之盛典乎濂蓋有望于公它日與鹿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濂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蕪纇之詞要不足爲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洋乃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某序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

詩亡春秋作乃詩三百後僭史者多竟無一人刪詩也詩亦所以大橫也

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温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岳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籍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絕騁橫騖以追于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

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懾時出奇計剪三逆暨如烹狐兎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沉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忻可愕精神爲之震眩濂翦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豈非然邪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艸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

癸每稱其叔西漢云

近代或以爲清新者競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談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杰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

剡源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目矚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　詔纂修元史命濂摠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

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兊何有司果以剡原集二十八卷來上灤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于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檃括聲律孳孳爲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删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

深於之識

精明獨怪夫當昔之士奚爲之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拂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

○此○痛○最○是○

直瀉怒犇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盖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内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亂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慨宋季辭章之陋即擢然

自異父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殁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姝可哀也濂在史局旣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爲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旣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劒荊山之玉緫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生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如此內自訟交要得不長進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盖同文襟韻瀟洒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亮鏗鏘作金石聲及歸我　熙朝遂以文鳴一旹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捉筆四顧文氣細緼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歎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逸些一奇崛語雖

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邪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輙操觚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不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剉沉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璇霄丹臺以鸞笙而食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宅精華發為光耀連綿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

要緊

公之荐文達亦大也

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燁燁有奇氣同文它日西還予將相隨泛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為何如邪同文以文集授予序神思搖蕩急展牘書之思其淩空飛去是為序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訏謨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于文學侍

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彩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鼎宜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
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熀煌其論議崇茲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謂曰

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
來覲因即以進 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御史
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 召見於
謹身殿奏對稱 旨詔銓曹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
文遠日侍 左右以備顧問 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
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
一心以承 休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
起居注遷考功丞而眷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 特恩
謝事東歸將與文遠別文遠盡出所爲文請濂序其首
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

中知之已聊足自慰況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于世況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爲人不翅足矣況上簡

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辭者乎然　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有道之朝恭逢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爲至榮此異世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

聖明其爲榮輝又當何如哉它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爲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冊以見與王之運

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為盛典歟濂也不敏齒日衰
而學日落縱日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鉶之於殷
敦彦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濂知文達之文者也相
知者不一言疇將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宜刪正焉也

莆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詣濂玉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
最樂翁諱朝字德輝莆田人也其學出于同安尹陳公
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
仲皆以文鳴于昔實兄弟也其學又出于南塘趙氏之
孫祕書公伯暐祕書公二陳之外王父也喻翁之所學淵

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乍舒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于時柰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于兵燹十不存一寅愳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釐爲十卷翁之友方君燗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生爲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踔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奥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妄以無傳願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

養氣之充積學之宏乎盇翁家甚貧或并日一炊每揚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丘山力撼弗能動儻涉非義昇金遺之不遷也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嘗以性分為樂人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蹈陽之庭風行雨集金春玉鳴非吾室崇豈我榮夷夷于于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翁之所見若此其殆有意必有言者乎濂未冠輙受經學文於鄉先達若淵潁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傳文獻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洒掃之役其淵源非不足也第以受資平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

李習之是有氣人

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世之骪骳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位而翁卒終于布衣戴章父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妄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畜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凿凿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常以為

遜志集中多此等語蓋師說也

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眞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觀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思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傑傑焉於庸常之人師

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奥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丞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為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卲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為至也今

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　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之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

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華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别號云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

以經學爲文學想見國初致尚

能不朽者盖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殁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俶詭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

不朽以此

縱横捭闔飭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褒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者宜哉

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曾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于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没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春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于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柰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 召入史館與修 大明日曆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曆時予適爲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歎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獲覩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

門人之請漫爲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杰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予說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林吏部使南稿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稾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故交阯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徵其重貨責其躬朝鑾夷始敢爲弗恭廷議憤之復有鑄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而鑾夷心亦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悅其金貝輙昧昧攫之遂致其褻侮燕于廡下君子毎爲之短氣

不辱君命正是行己有恥故士無恥者不可使

方今
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即位其國王陳日煃稽首
上表遂乃封爲安南王未至日煃卒嗣王日煚有請于
朝復　詔襲爵如初妙柬廷臣充頒封使者僉謂元凱
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于辭令其出使爲宜　上召至
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
國布宣
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　詔如藩臣禮將
還日煚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爲壽元凱峻却之陪臣舉
手加額稱爲賢使者而後去肆惟

皇上宅居中土遠夷慕化者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于境土而無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爲使義正辭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奸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蠻夷叛服之由

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簡至于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畧也元凱臨漳人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爲弼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爲巨擘云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爲務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爲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 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舟車芻粮皆無乏絕兼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嫗之又從而

勞來之和氣所召鄰郡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臥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也垂髫之童羣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脫若我使君不來飢孰兒哺寒孰兒衣乎黃髮鮐背之翁寬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中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矣生肉骨乎我矣奈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傚河肉之借寇恂幾蝨姓名不能上干天聽幸賴

聖天子明見數千里外復以使君惠我加我幸莫大焉

司民牧者宜誦八字

乎知必簞食壺漿爭迎於道周矣嵓谷之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歎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馘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君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於信史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寃天爲垂象君子葢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載之方策班班可考也

欽惟
聖朝取法前王其乂任之意寔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
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
潛尚勗之哉是爲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爲鄰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
傳爲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
嵊爲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
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
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

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爲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
嵊爲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
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
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唯流子里爲樂土
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隷諸暨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
即至濂時若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
求盡隧輙翳行林坳鈔其囊槖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
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
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徃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
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

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鸞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奏 特旨起濂爲總裁官使者亦見追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舘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

無此一段
亦不見時
用可思處

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忽悽然墮淚曰予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　明時使者不我知委贄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它日又來言曰

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呼嫠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

一轉更悲瑟過好人眞可痛

通篇俱說叙散却又云在所不計

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別亦云可也修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邪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爲時用之別邪雖然時用之歸也契其歸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蕺山之蕺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

序其歸

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至化朧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牒訴暮閱獄案政績藐然無稱古昔君子蓋竊愼之予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兼該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驩然被山人服趨 輦轂之下同修前代史史成會有 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

古人以出處相規如此

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旣而中書奉　旨纂修日曆朝紳各薦所知予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驩然應　詔詣　闕入館之後俛首探剌唯恐一事有遺記注有闕畧悉補足爲完文日曆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爲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敎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　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聖天子宏謨駿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自茲終老山林可謂

又進而規之

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鼓喙詡
詡相夸詡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
不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舉目聰之者故不得已
引退今當　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旹以此疑大年者
謂之誣士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
舉術寶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
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
眞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
七人皆兩制入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
褒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徃昔大年將何以自效且

春秋猶未高沉痾容有却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展所藴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且窺者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爲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引

送和貫善并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爲屬亦不起會

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堡障獲
完希文昆弟之孫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
又能保全攜持而卒歸于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
爲卓行云入我　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
之希文即束裝就道見　上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爲刑
部郎中未幾遷太子賛善大夫日侍書　東朝閒嘗陳
其情素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獨無他兄弟
以爲養小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烏私
情其能自已乎言訖潸然出涕　東朝以其言聞　上
惻然憫之即日遣歸還夫君子之爲學勉簡編德精神

窮年矻矻猶以爲未足豈務爲譁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爲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胄監之俊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
有道之朝
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途也希文之還服五彩斕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爲壽宜曰此非兒所能
天子之恩也耆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筆授簡委曲相問勞又宜曰此

是風人之遺音

此人有用欲勉之

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彥嘗受經希文者皆必羅拜後先問　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此非予之所能

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杖策重來推內聖外王之道以輔我　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使事功勒之鼎彝名氏升於史冊方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猶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

大將軍薦上郡守亦爲士野安[illegible]

亭盖於希文望之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强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奈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憂憂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 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爲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

云無義當屮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龔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贏糧而馳騖者動手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為巢父為許由為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為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嘖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柬為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

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爲不美矣其問學不爲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蜚英聲于當時樹芳烈于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洒涇之上日坐皐比横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它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爲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

林清切之選增成均第子之貞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弃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于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于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國史編摹之職平仲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待天子左右備顧問歷歷刎有瞶疾雖麄通文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　上亦弗之强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于中

復走白承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
去咸發爲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畏者也
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隆息重
望至今與岷峨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
璇玉綴而璆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
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嚮嚌鄉學之懿遡淵
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關閩義理精微析如蠶繇訓考是
非判若白黑亦既心凝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
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横逸如春陽被物或
根或荄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

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與煒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岳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為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

春秋之義類隱矣荀悅蕭穎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逮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迄於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并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爲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修縱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睹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繙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

頃居墓題壁云砭砭窮年漫無所知長之士砭砭守詞較不得綫急之人今併筆硯聚焚矣

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畧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䄠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鑒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已邁矣雙鬢皤矣形骸弗強而精神寢衰矣徒持寸管爲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睇晴雲之孤飛觀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睽離之言不足以

句法妙

汚平仲子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此觴爲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于是抗手而別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自省臣用焉復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情勤而惟恐有不及至于閭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于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審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爲敎而徒泥於訓

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賕覓薦䢖䢖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厠其中孤薰而羣蕕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椎擊嗤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于此寧不爲之長慨今我 皇明一遵三代爲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爲之擇師尤愼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以名相署牘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爲眞其

視宋益加審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名經舉進士兼工古文辭有司薦之于朝將官於州縣好古以目眚辭衆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爲廣州教授瀕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爲治教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韋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靈承

皇上法古典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閭里之間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彝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

幾相率而爲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涖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于。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詁之繁文爲也毋徒溺藻麗之詞章爲也好古勗哉

送東陽馬生序

予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予予因得遍觀羣書旣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

必得一方先生為之徒豈非勤學尊師之報

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予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予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予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予則縕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予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

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
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予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
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
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
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
此不必若予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
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予之專耳豈他人之
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予
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予譔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

之論辯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予勉鄉人以學者予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天台陳庭學序

者難於上青天句無跡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灩澦之虞跨馬行也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

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于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

愛才者而以相可以称

起無所投足遠今
聖主與而宇内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顔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茍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送會稽金生序

予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予遊者衆矣晩得某生之才予愛之旣甚凡見其鄉閭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

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予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仝舍會稽金文舉訪予且稱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爲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予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埜蒿山櫪不培而自長材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猶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于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況今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

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爲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蔽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詆傷至公之道益知某與郭之交薦其友爲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爲足取也及文舉將歸省其親某生爲之求言予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舉者若睹露芝瑞木然而毋蹈予之所怪也

樗散雜言序

樗散雜言者金華許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之愛其取法比典有近於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之詩予頗得縱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三

十年磨濯光精而宣鬯霧和烏能如夫渠出水弗沾纖
塵有如此者世俗葷腸溺胃饜沃肥醲未必能知君然
而至實不可使埋光而韜采也予嘗爲君序之以傳巳
而存禮俾侍史錄其全集示予於龍門山中因爲之言
曰詩至于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體有三經焉有三緯
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鼓樂部分由是而建所謂三
緯者賦比典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教
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節
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性情之正詩之爲用其深且
大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爲法乎學詩

非有詩之患而無詩之患

論詩以孔子爲正

者固不可不取之以爲法若夫出品裁之正合物我之公高不過激悲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不倚之以爲權度乎夫詩一變而爲楚騷雖其爲體有不同至于緣情托物以憂戀懇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再變而爲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亦耆古之遺美爲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於古者鮮也何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雨雹交下萬彙失色不知孔子所删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矜悅葩藻餙

刪則有詩不刪則無詩

澀難知強謂玄秘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牛鬼蛇神騁姦眩技麗雜誕刃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勝數孔子吾徒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者乃如此尚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近古者固不可絕謂無之而不及乎爾若抑何其多也今世之以詩鳴者蠡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間有倡爲江南體者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騄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輙閉目弗之視詩而至于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爲何如哉此予於存禮之詩

不覺深爲之喜而繼之以歎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於一邑自一邑達之於一州自一州達之於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愛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爲序之非深於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葯房樵唱序

序曰葯房樵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夫詩在堪輿間無纖弗圍無鉅弗涵太極陽陰之化物則民彝之懿烟風月露之形河山山木之昭氣候燠寒之更毛羽鱗介之蕃治亂興亡之著夭壽衰生之變可疑可存可悅

俱是胡元習氣國初劉宋解方諸公爲之一洗

可愕可感可慨外觸乎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於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譬之氣至簧鼓神令自然機搖弩發道契沖漠上自王公卿士下逮小夫編氓卒藻暢於襟靈一導揚於隱伏大而朝會燕享被之弦歌小而委巷深閨見諸謡諫雖位號之或殊而情衷之無異商周之隆斯義爲盛漢魏以來古意漸削下沿唐宋之間而得之者葢鮮矣于是吳趨楚豔而哇淫之咏汨焉牛鬼蛇神而誕幻之事彰焉霆飛霰擲而粗厲之文布焉胡唄梵吟而忽荒之趣見焉傖言粤語而俚鄙之褻形焉鶯支蝶卉而留連之思滯焉詩道亦幾乎熄矣

公嘗與濂劇論至斯爲之彈指三歎葢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廷襲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爲之麗衝飈激浪不足爲之豪其淒婉也則孫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丘而睹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制作之林競爽藝文之場者已如濂不敏年踰四袠學㬥三餘精神遐漂無永寧之夢金石相宜乏荊潭之情景伯之舌徒存文通之筆已失顧念疇昔獲陪杖屨濯

纓雙溪之側漱齒靈源之上攀蘿月以夷猶撫松雲而
舒嘯公時吞吐羣機陶鎔庶彚珠玉隨風冰雪在口人
爭傳於秀句價欲等於兼金奈何稍歷星霜遽分今古
雖瀼西之室遺跡未寒而遼東之鶴一去不返尚恐言
哉尚恐言哉公之子履與其門人黃琪編輯遺稾鋟之
文梓乃緣世契之深遠以首簡爲囑嗟夫玉光劍氣直
出人間麐角鳳毛終爲世瑞蕭功曹之新章不泯李奉
常之妙什宜傳此理之常無足疑者第以疾疢相仍文
潛[illegible]思無義山之雅製序漫叟之雄篇姑綴蕪詞以信
微聽云爾公諱景奎文可字也婺蘭溪人羣行存諸別

傳履博學善屬文尤精於詩無忝於公者也至正八年

歲次戊戌三月己亥朔契家姪宋某謹序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賦

奉制譔蟠桃核賦有序　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臣桃半核蓋元庫內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類祐陵所書既奉　旨譔賦垂誡方來臣濂謹

好

隋片有書純亭無勞積

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鵞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譔賦一篇俯伏　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便公生于漢必不賦子虛使人主有凌雲意

炎漢六葉寔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迎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戶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眄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遥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蔥蘢覿芳姿之妍靚于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輧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幪乃濯翠籩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且不乾鸞刀剖蜜神液流泉上滋孚池身輕欲仙將懷核而種之勵上林

之寒烟王母微笑塵盂易遷儵花實之並見歲屢閲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眞視滄海於桑田彼窺鳥鼎之小見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籍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鄒瓠犀之脆薄竝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龜　仰承玉露常滿之柸　銳首聳兮尖岑豐下橢兮橢狹長也墜壘衆皺蹙背文之縮一窪暈而色之頳荷盤欲展蚪甲未扁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鏄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圍合線之交層龜雀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卣鸞彝同藏眞于大府星形月魄狹

灝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霧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
莫停橘類盎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
詭辯之犇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
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臺中
峙仙掌高擎望飈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
易短兮竟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
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
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
皇明　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惠
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

爲仁壽之域躋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步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蓂莢視區區之遺核初何係乎重輕此所以革逴古之荒唐法唐虞呂作程也辭曰桃有核兮大途掌歷千齡兮多惚恍睆霧仙兮勞夢思誰見昆丘兮紫芝長眞人出兮游寓寧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皇鳴青鳥不敢徠兮刄説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巳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祕閣始重稱宣和

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循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鮮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志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是似韓文

頌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

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蠆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寻

吾則歸若一篇俱是此意考後稱將烈便失裁矣廊廟之文所以異于山林也

侮谷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耻慶切偵候也）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惡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翊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禡祭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讋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

山戊子 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尸如椽滿望無際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出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非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

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啣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艸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乃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

爲之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
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謌詠不作非甚闕典歟臣
謹備著其事譔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
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惪寔爲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
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
東西樹矦置牧乃建國家曰奠南服曰懷中原曰控西
蜀蠢尒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斉螗輕涉我疆
以跳以踉亦既翦刈僵骸覆江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
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咥翹其蟲臂當吾

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徂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傾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于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癸紀律精明麗火奮激旖旎揚揚艅艎將將（艅漢江切）矛戈洸洸鎧冑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荊湘旣夷虜逢人行衝擊藥騰藜駭星流火戟虐燄雹犇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橫榹湊驅箭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䰩旣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異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冐萬死

以絕其衝我既見之千艫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昔由辰達酉僕姑一發矢名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爾何昏迷今始撤蔀奏凱而旋騎吹鑾揺形於樂歌節以鐲鐃飲至于廟須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謡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笑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寛慈降則釋之義

聲動溫嶠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
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
赤壁消平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赫
熹掞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
休并獻臣憶三代以還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
極

膏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
苑蒼松之上
皇帝勅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酒凝結如珠昉白

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坌達左右勃鬱淋漓熏函太和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　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諜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爲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淸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

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徽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誕寬民賦衆庶驩豫底于敉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

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于松則
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于史館以
永億萬年無疆之聞　上情存損挹皆推而不居言旣
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氐北有
星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惠格於上恩
覃於下靈氛充物秘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
惟
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竒
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卿雲聚繡赤烏飛翔白兎俯伏
瑞蓮並蔕嘉木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

至者今又睹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宰三瑞沓至乎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爲可徵者乎

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五風十雨爲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爲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爲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

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囊於粲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靈是錫誕啓　皇之悳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厭厭浥浥紛紛容容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　皇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泳不高而迎茀祿之攸盛惟　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歆而傾不怯而盈茀祿之攸寧休慶之即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

深達錫胤

上騐大徵

五年夏六月嘉瓜生于句容張觀之圃雙實同蒂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為曠世之產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匳圖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 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 天顏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于茲 上謙讓弗居然而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

頌而不諂

詔內臣賔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蓏之屬也（蓏力果切實在地生者）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緜緜之慶此固兆 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爲西方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凉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畒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熿煌我王度寧可喑（於今於禁二切喑極無聲）默而遂

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惪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系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為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蔕瓜孰非單此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降精蜜房均甘氷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堪象豈無賓蓮産於戶東叶疇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緜延西域既柔德冐八埏羣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天子萬壽粤從啓運靈貺疊甄兩岐麥秀合柎（柎方無切花蕚足也）孕蓮剡此貞符迩在輦轂　王化自邇遠罔不服

帝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爲祥室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龍瑞不矜 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徒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旣正大統建都江表惠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爲 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之受 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

成諭以　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摶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度侈弇爲良篆帶以方條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篕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巳巳蒞事厥明庚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既成橐籥咸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湧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煒燁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

黃帝之大声本制作之初意不懷史筆

構層臺副以簨簴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雹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亳從　青宮幸鳳陽親覩盛美矣遂請濂為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為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于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寖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于律度今我　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于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辠國史以文辭為職業義當發揚

蹈厲以鳴　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　帝濬哲
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騰于濠梁　眞龍飛翔
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
焉萃止物大而豐徃徠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飭
梟氏乃具鑪錘乃烹乃鬻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
昇流亟而頹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鈕不鍔
輪圓順軌旣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釁禮成榮光如星千
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碩載考載擊宅兮囷囷觸兮
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攄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

薦年穀攸遂博碩而龐聲與天通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　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寔為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是傳是誦

豫章鐵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地濱于江水蟲驕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世雲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追殲其神焚長沙復恩遺孽游與使物治鐵歷其窟宅一在西山雙嶺南堙没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外勵尺下施

公學多本經術故博而不煩

八索謂能鈎鎖地脈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爲郡將發視之未及咫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上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濂竊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龍罔象之屬也古蓋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銕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沉橭象之遺意與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徽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徇郡守某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

吳楚合域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咮擭波譎脽

運濤縈夫諸獸騐胜遇禽徵沉竈黿產蝕鼻泓成霧伯應歷鬼憲宜刑岳籙三辰斗劒七星揮斥雷戰刉劀霆升河眚黑廓川液紅星軌天設鎮冶金建檻祝融主燄閼伯司型八神錫羨五官儲精上旋圓樞下鍵方扃溟妃捧鑪淵后持衡飈笙崔瀨月吹皃汀仙旍廻紫童節流青玄鼽潛沕素牒晶熒龜山銕紐龍鼎文銘翊扶鴻宰斡運淸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宋知誰為胡誰為李知有國家之急而已賊思伊人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宋濂

惟我
皇帝旣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埸與虜人犬牙相入乃置
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于昔右丞李
公實以　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參知政事
胡公德濟分治諸曁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衝
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巳丑虜挾我叛人謝再興
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建德公遣兵禦
之其馬步卒踰濤江而東圍諸曁之新城聲言二十萬

知兵知人

壁壘旁午旌旗充塞虜堅恐持重務以爲必拔之計構飾寢宇創建倉庫預定州長貳官屬復分精卒數萬屯城非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師于公公即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羣情疑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虜若闞公往即起乘之柰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銑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繹騷故虜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泝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爲居守明日癸丑遂行

有自虜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爲辭公弗顧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虜營不二十里因振士卒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且晡軍中驚言虜將襲我公亦不爲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潛縋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蓐食巳公分諸將爲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旣成列會參軍胡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 國何負於叛人虜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

覩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虜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我邊疆占書云軍中見白氣者剋敵之象此殆天欲滅此虜也爾等尚效死斬刺以報　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覗有不如約者即戮以徇語始畢虜兵整圓陣而至兵旣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虜之精銳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槍屢及公膝公馬上運戟捷如雨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虜氣皆讋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洞兵居後列猶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虜敗矣虜敗矣遂皆弃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

躪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爲之不流胡公亦帥精甲出
圍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
營寨若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
積如丘山三月巳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爲
公壽公勞而卻之辛酉還嚴既飲至即命莫府上其功
簿于朝　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
第功行賞有差濂聞之軍讖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
故其兵爲天下雄説者引薛仁貴爲將持戟腰刀奮呼
入敵衆輒爲之奔潰此所以爲天下之雄也濂以公之
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葢仁貴挺身陷陣其驍悍若與

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衆如公之爲也今虜兵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爲公危公以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有　國而不知有其身瞋目張膽視虜若無故其功業焜耀至于如此也公之賢爲不可及矣濂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爲文若詩以昭公之光庶使世之讀者上册志於　帝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曰世英敬賢下士如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賁育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

恒山精舍記

恒山精舍者盱江王君伯昭藏修之所也精舍見於盱江恒山則在中山之陽曲地之相去若是其甚遠也而名之以恒山者何示不忘其先也蓋伯昭之先家于陽曲其八世祖尚書左丞公由進士起家數歷臺省政和中蔡京方居宰府有徐禋者增廣鼓鑄之說以媚京公劾止之既而京引方士以惑上公復上疏言并奏京欺君僣上蠹國害民數事直詞正氣震動一時公諱安中字履道世所稱初寮先生者也公之子辟章出守泉州亦以政事聞泉州之子秬徃來盱江樂其水土之衍沃

遂徙家焉至伯昭巳更六世矣伯昭締室麻姑山之下東西之廣壓充三筵楹礎葦寄戶牖靚明伯昭飲水著書其中以樂先王之道間嘗出戶而望見夫林巒之蒼潤烟霞之卷舒晴容雨態之變移輙北向泫然流涕曰烏乎是山信美矣吾其敢忘於恒山乎恒山先世之所宅也其杖屨所經嵓阿川曲遺馨故在也吾其可忘於恒山乎恒山不可忘則夫寤寐於先悳者或者庶幾其有合乎于是名其精舍曰恒山所以志也濂竊聞之昔者晉陽穆公自江左遷于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惕然有感於中其家廟座必東南向曰未忘先子之國也穆公

者王虬也著政大論八首以言帝王之道曾孫道因按之以續經其人亦賢矣今伯昭與虬皆王氏而汾水陽曲又皆冀州之境安知其初不出於一族乎穆公之所感伯昭之所志其道固宜相同也其所異者穆公則自南而北遷伯昭之先則自北而南來爾雖然此不必較也古之人不忘其先者不齊其迹而追其德使伯昭能振先德而弗使之墜則雖遷旴江而無殊於恒山苟舍此而不圖則雖世處乎恒山日游乎陽曲亦奚翅久居于遐荒而忘其祖也乎伯昭學贍而文雄試藝鄉闈嘗占前列及其再貢又冠多士文光燁然起于東南如長

盛事

虹貫天無遠弗睹大江之西未能或之先也而其爲人俊偉磊落又有燕趙奇男子之風與時立朝勁氣直辭必將無愧前人伯昭雖不緦緦于恒山灤亦知其能承家學矣然而記有之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伯昭蓋深達夫禮樂之原者其能不致謹於斯乎伯昭能致謹於斯是則所以爲伯昭者也

棣華堂記

盱江黃氏有昆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松軒嗜學善屬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爲儒遂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彝出史入經霏霏

若吐玉屑人爭樂聽之梅庭獨淬礪力戰集有力少年陰授之擊刺坐作進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衞吾宗也松軒旣歿四方果大亂江右受禍尤慘死喪相枕籍孰不畏之梅庭同竹所聚兵爲屛蔽卒獲無虞及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巋然老矣龎眉皓髪相映於殘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人伯兄墓木已拱所存者唯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而作樂乎于是日具籩豆飮酒以爲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怡然悅似不可以幾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棣華松軒之子子邕請予記之夫常棣之詩召公所作以親

夫人之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箋者謂鄂足傳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二君子生于簪紳之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承上覆彰明光顯固無失於詩人之旨然而兵戈之際各攜其妻孥西東竄奔視兄弟如弃涕唾而二君子乃如形影相戀不使跬步之睽違則二章所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得不爲有合乎及至喪亂既平之後從容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惟恐不足則六章所謂儐爾籩豆飲酒之飫者又不爲尤有合乎常棣之詩

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彝無古無今同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罔當無甚相遠也名其室以棣華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桂名軒者矣有以椿名室者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望乎耆頤之年耳其於飭勵之益則蔑乎未之有聞也二君子名堂之義誠可爲不令兄弟之勸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之道將於是乎在子邕位躋法從爲時名臣而其伯仲又多能文辭子邕幸相率發爲聲詩勒成簡編如唐之李乂華萼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時出一二章歌以侑觴人之聞其詩者寧不油然而興起矣乎不知

子邕又以爲何如也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闔廬以爲居稻粱以爲食繒布以爲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爲治此其故何哉苟無闔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繒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况于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爲不忠子悖其父者爲不孝婦事二夫者爲失節彝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于人道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歸其夫爲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也育子寶生四月

難得從容

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爲死、誘莊改適、莊心如鐵、不爲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思恭復去航海、卒溺焉、向日誘者譁曰、今眞死矣、奈何、莊指寶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誘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托之東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儻無知、而寶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

乎奈何世降俗漓號爲士大夫須鬣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狐鼠竄去[illegible]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嗚呼柏舟之詩不作久矣乎於婦莊寧不曾聞空谷跫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露而無庇也寧凍餓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乎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置者爲其有合於此也寶生介吾友黃燮先生請記所謂貞節堂者寶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殁時莊年三十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貧寓外家莊遺錢使營生產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

餓死事甚小失節事甚大旨曰三復

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爲福祈諸峯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爲陰阜爲連坡爲平林一奮一止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遥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娥眉向羣山相嫵媚爲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肆浩渺環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插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嵓崎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絶之境也仲遠

山光水色交歸吾君大哉言也

心樂之以為非高明之居不足延覽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冉俎既備肴核維旅壷觴更酧吟篇疊咏及至神酣意適搴簾而望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清空澄中素直欲驂鸞翳鳳招偓佺韓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為何如也伻來俾濂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闔廬所在遑遑蕩為灰燼狐狸晝舞鬼燐宵發悲風翛然襲人君子每為之永嘅自非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

閫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觀眺之際亦曰 帝
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
山閣於臨川而荆國王文公爲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
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
娛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修厥故
事如承平時此無他 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
熙之治將見覃及於海內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
歟雖欲不爲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濂之學識悠繆
立言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爲之庶
幾樓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爲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

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羣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沖澹之趣濂蓋聳之丹厓先生云

閱江樓記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于巔與民同游觀

語嚴重不
嫌板實

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
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大一統之君而開
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　法駕幸臨升其崇
椒凭闌遥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
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阸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
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
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
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
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
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

從感慨寫帝方

于稚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豈其止閲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閲斯江者宜念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

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
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它若留連
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葉治中歷官記

予舊與鄭玉待制交閒談括蒼葉侯之政爲詳及識屠
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
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
巳嘖嘖嘆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
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爲人有不可企
及烏乎循吏之績不白于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

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嘗兩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為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咸通史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閒集藏于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嘗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愿有以自立嶷嶷異凡子天曆元年始踰弱齡即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懾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

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中書宣使寇起臨漳朝廷命辨章別不花公往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爲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薦侯爲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内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署尹事歙不建録事司城内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恒持縣官短長頤指而氣使之即不從其觖立至侯不爲屈輙搖手相戒曰此徤丞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冢巡邏吏往驗柩傍得涂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即捕來搒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眞盜來得釋巡

邏吏恐其訴寃也復嗾盜入之侯匿來他所僞使人服來衣巾出與盜對盜遥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爲誰盜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嘉典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讌享必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爲盜以侯爲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黠民攬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爲利部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黠民遽賕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爲辭侯恐或傳爲

天不生吏胥即日生猿虎何慎

例刻民必甚亟言于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歛產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于民而以廉惡者中官官不受又重賦于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歛粮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粮民深患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于軍夏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爲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綏徠之令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驛之官葢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宮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

禮碩士爲六經講師增田三十晦有畸招弟子負而廩
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
升降退坐論堂中飭五倫之敎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
侯見印文廉隅太明顧吏曰爾何故刻僞印邪吏色動
侯即訊之吏叩頭伏辠侯曰僞者非止爾汝能引一人
以自贖則無辠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語之
如語吏自是輾轉而獲一日閒得僞縣印一十有八稅
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遣之唯抃其最後者
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豁之地不滿十餘里浹日內民以
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癧對侯曰

其肉還可食邪抑棄之也民曰焉敢弃之舁下其直以歸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于腰侯取視大鋏鋮一皂角草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邪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鋮鍼牛牛輒腫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鄰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市廛剽鹵特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床坐溪滸具牛酒勞之戒刺船者毋薄岸即薄岸者有罰縣民持梃循岸立以數計者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

令勇卒以俟舟至輒上之矦親帥弓箭夫擊鉦鼓走溪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羣胥橐槖于家互蠹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矦杖之懼不敢爲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即細書牌陰令就逮其人趖趖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闕嚴毅愼許可深喜矦之行事以上尊酒勞矦者再復命矦墾田龍泉召有田之家履畝而實之驗民粮多寡以定科徭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粮事亦視其數爲差事成移黎之武義矦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憲史書來撓政者

矦挂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邇凡競土田及爭地不塋
覩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徯矦
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矦自矦之來吾
屬無所苦朝夕恒飽食以嬉矦之出二年矣日望其歸
有不得也輙相與齎咨賈涕幸還我葉矦請已復造矦
庭鴈行立再拜以申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爲之泣下觀
者皆太息而去暨矦之還縣民具彩舟來迎溪中舟尾
相啣百餘里不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鄰郡有警欲新
金華城僉謂非矦不能摠其役要復輟以命矦行中書
承制陞矦處州路摠管府判官事聞階轉承務郎憲府

服富民之心方救窮民之口

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䢅章三旦入公帥師平徽饒辟侯爲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州州民素熟侯詣䢅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文公廟宅燬于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未葺而弗亟圖遂規運而一新之絲毫不以煩民民大悅歲祲道殣相望時楮幣澀不行侯權令富民賣米以收之復煮淖糜以食飢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侯爲言于右丞赫赫公作茶課輸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䢅章還杭時青田吳德祥嘯衆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女婦目殺傷亡算處温婺

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辟侯攝同知處州摠管府事往安定之或勸侯寇情難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匹馬行從以數蒼頭逕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岩穴歸依侯以居諸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史君紿爾大兵旦夕且至善爲爾計莫若刼史君以自安吳德祥信之欲爲變項生留由之頗聳其事急趣侯避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歸我若去其如彼何飢虎見肉其暴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噍類吾縱苟活義弗忍爲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

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槊直入縣庭矦盛服出坐廳事問
曰爾來欲何爲張惟德跽而請曰山中張德明公厚欲
見且久思屈玉趾一幸臨之無它虞也矦曰我行即行
爾汝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畢遂擁矦登舟至黃壇諸酋
先後出迎舍矦吳德祥家供張饔飱甚盛時命伶人陳
褋戲以娛矦矦終不假以辭色每爲陳禍福逆順鑿鑿
不少厭羣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椎牛豕宴矦送還
州城先是黃壇寇列砦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
畏之不敢深入矦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没悉得其要
領喜曰天殆使吾平此寇也侯既歸寤寐亦不忘去時

麗水之礲硿青田之廬茨皆大盜所巢有衆號數萬衆謂不翦二寇它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兵討礲硿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魁十餘人衆欲進殲之侯及二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餘皆良民家因脅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虀粉邪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遁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

蘆茨蘆茨既平寇所俘傷縣子女七百餘矦具舟泊粮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承舊階改處州路總管府治中矦帥師討黃壇獲偽將軍李夾等十人三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峒砦皆降復引兵圍長坂寇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烹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恩盡輸玉帛乞助於三校羣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矦親領銳卒至三岱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衡擊之寇敗比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擣周與屯支坳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矦分兵為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翼以七營竭力

㚇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岀其背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尚餘千皆壯鋭善戰樹大旗出挑鬭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操鉅戟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僞將軍七人至晩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村吳德祥父子自縊于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黃壇悉平

昝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腰笏代民爲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剗茶以免榷筦之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宅固瑣瑣

史臣不可無此心術

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尚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知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乎雖不敏頗以文字爲職業不敢喑無一言謹以所聞于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良吏者

宣慰曾侯嘉政記

自中原俶擾蔓延大江之東兵連不解殆將十稔今年春三月丙辰西睦州陷夏四月壬午江浙行中書左丞楊公以浦陽與睦鄰也命宣慰曾侯自杭師來鎮其地

五月乙巳師還邦人德其善馭士卒而弗擾也思之不置縣達魯花赤烏雲石不花君暨婺州路同知趙君大訥因民之思而相與樹碑于縣庭謂濂頗從事于文墨走書來徵記曰浦陽婺之蕞爾邑環以大山長嶺舟車所不通往歲大將趙野遜台首統軍道其間以輜重弗解羽而飛也塗逢農賈及浮屠黃冠師不問能不能以徽纆縶頸使肩之或血流不成出即殺以徇民深患苦或傳有師至咸驚呼曰吾屬將焉免夫亟奔避山谷至閱旬不返曾侯咨知民情之驚疑從間道疾驅至縣申飭紀律區分隊伍各從方部以奠其居非有令號不敢

衆不知去不知有將軍也

妾踰戶限仍令勇卒守其四門敢出入者罪隨加焉夜漏既下乃被鐵衣持弓矢從一二騎周廵近郊威加氣讋莫敢少恣一旦門者稍怠有竊出捕人魚者痛鞭其長懲之自是無一人敢違命者縣父老相與言曰曾將軍其來矣乎何為使我民不知也將軍其愛我也夫又指所統兵而相謂曰彼大纓短製而臘刀者其溪峒之軍也夫吾儕小人無所識知頗聞此軍勇鷙游擊未易服馴又何其帖帖如是乎脫使他人將如曾將軍我民何至暴露山谷乎咸嗟咨慕咏而去居亡何左丞公自將臨壁州檄曾侯還杭以守舊營曉始受命雞初號復

就開道馳去毋出卒一隊輒用數騎士監之若魚貫若雁行無敢亂越三日縣父老又相與言曰曾將軍其去矣乎何爲來不吾知而去亦不吾知也揆於古之良將善馭師者其亦亡愧也乎人有功而人忘之不祥達魯花赤君縣之賢大夫趙郡丞鄉之達尊曷有以處吾屬乎我等聳其言弗忍違用以其事累吾子幸有以詳文之濂發書爲之歎曰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若如所言其殆師出以律者歟師出以律者吾見亦罕矣嗚呼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濂雖不識曾侯竊聞所至以愛民爲務今來浦陽會大

府有驗畝徵粮之科爲之惻然亟白部使者罷之則其
及物之功又不特善馭士卒使弗擾而已也濂因弗敢
辭爲文其事于石然而石可泐也文可滅也曾侯之功
簡在縣民之心者千百載猶一日也曾侯尚勉之哉它
時登宥府居政路其位益顯其功當益溥又將有鴻生
畯儒執筆而特書之曾侯名華字學叟武岡人精悍而
有智謀通孫吳司馬法捐家貲招兵市馬爲　國宣力
前後屢建大勛今以明威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
元帥府事兼江浙行省都鎮撫其裨將天臨李君敞精
於騎射賛佐之間多著勞烈亦法之所宜書者也至正

十八年夏五月二十一日記

看松庵記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爲尤深有四旁奮起而中窊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爲匡山山多髯松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蘿份份披披橫蒙數十尋嫩綠可噉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之新結庵廬其間菴之西南若千步有深淵二蛟龍潛于其中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亡津涯大風東來輙飄去君復爲構烟雲萬頃亭菴之東北又若千

步山益高峰巒益峭刻氣勢欲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爲構睢天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沉沉撲人陰颸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翛翛有挾纊意君復爲構淸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迥爽潔東西非諸峰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倦兼之可琴可奕可挈尊罍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爲構環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隺氅衣支九節筇歷游四亭中退坐庵廬回睇髯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

展聲鏘然合節與歌聲相荅和髯松似解君意亦微微作笙簫音以相娛君喟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菴廬云龍泉之人士弗而疑之曰張君負濟世長才嘗閫寇歷境嘗樹旗鼓礪戈予帥衆而搗退之蓋有意植勲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菴若隱居者之爲將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爲不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禀貞剛之氣者唯松爲獨多嘗昧昧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藴者荄而斂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於一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旣降則皆黄隕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

予在龍池有松七結廬居焉自號七松居士更有流泉二十里可傲昔賢之所無

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昔之君子每托之以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為伍則嶷然有以自立及其為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為物議之所移奪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柏相悖也或者不知强謂君忘世而致疑于出處間可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鬱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于道路中未嘗不慨然懷君何時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茯苓烹之于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遲君久矣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爲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堊不華僅禦雨風環庋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輒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襲封衍聖公魯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予予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予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斷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兎走壙而攫之以鶻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予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予縱欲語舌大如

杵不可以舉闖人之言汗流顙泚人之所諱予不能止開戶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予不知耻予言之拙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曰意緇未入其庭已覘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緼奥福來熒熒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讖也知此予夢夢不知憒憒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爲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爲纖絲虎豹在後吾以爲犬貍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三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癡經顛緯錯綜紛披良平不能策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

没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岳海崇深茫乎無涯旨乎無塗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内舐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顔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爲六府合爲三事周公旣亡本摧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瘍擇類取巨捐細德修政舉禮成樂備廣廈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盖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

入道全是巧

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爲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爲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盖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彦誠之所築也彦誠世居雲林三十六峰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

亂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爲元七十又七年是爲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砦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絶寇來輒敗衂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蒔竹數萬竿引泉爲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遥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爲古仙人馭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

此等人做得事

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唉而不荅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甞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勛以自見魏太祖論功封爲亭矦邑五百戶疇謝曰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于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輙欲重徼名爵者其爲混濁葢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邪然君子之論觀

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之風者豈不蹶然興起邪抑予聞撫爲文獻之邦士出其間多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斑斑可考彥誠以劬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峰委靈隤祉以致然邪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爲著清風亭記刻寘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頗謂有裨於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諱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縣行父也氣節亦森然尚可云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　上御奉大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菲悳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雨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爲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于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蘭以權工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旃幣選志慮凝一

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
旣復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
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
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
方持香以授臣師昊置彩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迋玉趾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二日甲
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爲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
國王王顓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
晨天氣宴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飇迴旋上下宛若神靈
來歆來格僉以謂　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

具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睹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爲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

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他哉實爲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爲記以昭宣

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翔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爲無極
云

遊塗荆二山記

濂旣遊瑯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遍内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　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　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晉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　青宮曰至中都當共往遊焉寻將渡淮狩

于王莊先生宦泝流而上屆今懷遠縣治以從濂奉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巳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　青宮巳駐蹕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青宮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旁廢址舊皆民廬前渡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爲墉多藝椒之圃行可三里餘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頹然欹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之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爲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嵒石犖确揷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逕入灌莽抵

崖鎼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四聖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頹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爲感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北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牛二栢參差左右樹東冥小甕杳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

庚戌來爲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剝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爲啓母石廟吏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聞之不覺失笑山坳舊有僧房今廢久俟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度河　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綉搖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縣廟見所題神號鄙俚弃而不覩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爲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非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鬬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蹟猶班

坦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爲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坡奇石駢列玄質而白緣綮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時　青宮巳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姝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註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

以游覽析疑義公真好古彊識之士

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于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乎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皆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荊山言之荊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艸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辠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荊山一名景山荊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但則指爲濠州濠州古

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强謂卞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灑之存疑而未决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眞僞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荆山當正

虎公不唯可使亦可采

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挂漏書之以發同遊者一笑同遊者兹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言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

渤泥入貢記　渤泥國表附

濂承　上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

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旣知君父之尊爲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嚮几賔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

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

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耶闍婆來人誅索每無厭況强之而不受耶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乎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酹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

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
物寉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眞諸香其表
用金刻畨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皇太子
牋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亡城郭樹木
柵爲囿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
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
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胷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
物產只吉貝黃蠟降眞龜筒玳瑁檳榔煑海爲鹽漉椰
漿爲酒無稻麥捕生魚鰕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
樹實爲漿澄漉賊如粉食之能不飢食無器皿以竹編

貝多葉爲之食畢則弃之其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
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
佛事若有燕享則刲羊豕鷄鵝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
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被
之盛濂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
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
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
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弩使副蒲亞利判
官哥心等賚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
遣使如前日後輙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

表文亦賢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届　璽書一頒輙稽首
臣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　德音辭令
所加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
書以俟他時修　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
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
功云
表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爲這幾年天下不寧
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没主的一般今有
皇帝令有使臣來開讀了
皇帝的詔書知道

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裡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祿家沒道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着皇帝詔書來的福廕喜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東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着皇帝跟的來的使臣去見

皇帝願

皇帝萬萬歲　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

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表

國初講孝友事無爲崇之惟其循之也

銘

黃氏義門銘 有序

宋濂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熒爝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爲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剌艸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賛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眞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鞶綬之賢皂

薦朱轓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豪傑歸于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惪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瑾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五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條鑱諸樂石復遣諸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已然矣況去古日遠風氣日益

貧富豈足以盡之

浦黃氏能不染于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眞豪傑
者邪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
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修益力烏知不綺若邪雖然許
史之稱未足爲貴也猗頓之貲未足爲富也唯孝友積
諸躬令名昭于時其爲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閒
而無媿稽諸賢喆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
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
之流它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濂於
黃氏盖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維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

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爲藩奕葉其食視其齋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纑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亡聲既行而葩實而匪夸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割鬩婦姑勃蹊十室九衰瀾倒波頹萬夫莫回蠅聲方冥忽聾怒霆孰不爲驚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惠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如山如爲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承貞古先與謀庶行之修其道曷由執敬爲箴夙夜宪圖百世如初

五輪沙漏銘 有序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地而注於斗此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奠之軸端有輪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軸杪傳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鈎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圍如初從奠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軸杪亦傳六齒鈎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此奠與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傳六齒鈎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奠與二輪同輪杪亦傳六齒鈎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釿本爲日形承以雲麗

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爲何時何刻也餘輪各有盜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運衍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畧也初灤陽水善氷雖爨鼎沃湯不能爲漏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爲古未嘗聞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滿鐘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無媿乎浦陽鄭君永與希元遊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予銘銘曰

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弗止

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請惜分陰視斯晷。